

社会科学方法论

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奇

在世

评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第一篇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美] 休伯特·L. 德雷福斯 (Hubert L. Dreyfus) 著

朱松峰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方法论

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奇

在世

评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第一篇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美] 休伯特·L. 德雷福斯 (Hubert L. Dreyfus) 著

朱松峰译

UD 0210000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 / (美)
休伯特·L. 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著. 朱松峰
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8

(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丛书)

书名原文: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ISBN 978-7-308-18372-7

I. ①在… II. ①休… ②朱… III. ①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265 号

Being in the 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by Hubert L. Dreyfus

Copyright © 199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MIT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6-139 号

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

[美]休伯特·L. 德雷福斯 著 朱松峰 译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责任校对 仲亚萍 严莹

封面设计 卓义云天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373 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372-7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受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奇

丛书编委（中文人名按姓氏音序排列）

James Bohman Gunnar Skirbekk

Philip Pettit Stephen P. Turner

陈嘉明 冯 钢 韩水法 刘 擎 罗卫东 渠敬东
盛晓明 童世骏 郁振华 张庆熊 张旺山

总 序

主要由马克斯·韦伯的同名工作确立其卓著声誉和研究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学理层面的渊源其实应当追溯到新康德主义者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对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的方法论辨析,而其规范层面的驱动力则是由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过渡中呈现的社会科学地位问题所折射出来的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和人想象之转换。就这个研究传统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展开而言,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正是这个转变及其产生的持续效应,不但破坏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固有的、本质主义的区分,而且推动了社会科学之研究逻辑从聚焦于行动、理由和原因到聚焦于规则、合理性和说明的转化。如果说,后实证主义转变所促成的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中心,那么居今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本是由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所衍生的理论问题本身却已经泛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一个只有通过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才能完成的计划。

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论题下的著述,国内学界多年来一直都不乏关注,例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

系》，都已经有了中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大型的译丛，能够按照这个研究传统本身的脉络，系统地呈现其发展演变至今各个阶段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本译丛将紧紧围绕这个论题的跨学科特质，甄选以下三个层次或方向上的重要著述，请国内学有专长的成熟译者精心翻译成中文出版：一是在元理论层次的工作，我们将遴选近百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经典之作，同时将把目光投注于当代最前沿的工作；二是跨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在某一门或若干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成果，例如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之于政治学形态的变化，理性选择理论之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适用性，交往行动理论在伦理学和法学上的运用；三是具体的跨学科实践，这方面的重点将是那些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规范含义上都具有示范作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个案研究。

目前入选的著作旨在集中展现后实证主义转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塑造性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国内西学译介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从理论基础而言，后实证主义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奎因对于经验论之两个教条的著名批判，而其基本的理论信条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这种转变明显地影响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路径，例如目前几乎已经成为经典作品的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就是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观念推广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上的一个典范。就社会科学哲学这个领域而言，温奇的著作得风气之先。正是在上述转向和潮流之下，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理论问题本身逐渐衍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这不仅是指，后实证主义所传递的方法论意识迅速辐射和渗透到各学科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当中，超越和突破了实证主义的藩篱和局限；而且是指，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核心部分就是所谓社会科学哲学）本身成了凝聚和整合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一个平台。

多年来，浙江大学在跨学科研究上做出了持续的投入，也获得了

相当的声誉。得到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目前设计的这个译丛既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对于跨学科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希望能够自觉地回应已经蓬勃开展的跨学科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试图通过这个译丛努力呈现跨学科理论与实践背后真实的问题意识，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看似边缘的论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最新进展的聚焦点；同时也将通过这个译丛自身的立意、宗旨和品质，塑造和确立它在国内蓬勃开展的西学译介事业中的独特地位。

应 奇

2016年3月

这部评论以逐步修订的形式已经流传 20 多年了。它开始于 1968 年,原本是一系列的“菲贝特(Fybate)讲课笔记”,而这些笔记转写自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课程。在 1975 年,我开始把我更新过的讲课笔记散发给学生们和其他任何感兴趣的人们。之后的 10 年间,我每年都修订这些笔记,吸收和回应从学生和助教那里学来的东西。到了 1985 年,对于“海德格尔抄本”的需要已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被鼓励着去把它们转换成一本书。书的第一稿是为了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举办的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① 1988 年暑期学院而及时完成的。以我从那里的同事和参与者身上学来的东西为基础,在 1989 年的夏天(当时,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一门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课程),我对这本书做了最后的修订,并交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在 20 年的修订过程中,我决定始终如一地将笔记限于《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的第一篇。我依然把它看作是这部著作最为原创和重

^① 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NEH)是美国政府一个独立的联邦部门,由 1965 年的《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法案》确立,致力于支持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教育、保存和公共项目,办公地点设于华盛顿。——译者注

要的章节,因为正是在第一篇中,海德格尔发展了他对在世(being-in-the-world)^①的阐述,并将之用作对传统存在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第一部的第二篇——海德格尔原打算将其著作分为两部,但第一部的第三篇和第二部从未出版,因此第一部的第二篇就是我们现有的所有剩下的内容——分成了两个有点互不相关的规划。首先,第二篇里有海德格尔思想的“存在主义”的一面,它关注的是畏、死、罪责和决断(resoluteness)。虽然这个方面对海德格尔自己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后来出于充分的理由被海德格尔自己给抛弃了。其次,第二篇里有对人和世界之时间性的阐明,以及对二者在一种更加原初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的曾在、当前和将来维度不应被看作是接续的——之中的奠基的阐述。

虽然关于原初时间性的章节是海德格尔的筹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他的阐述致使他远离了日常的时间性现象,以至于我感到我不能为这些材料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此外,对我来说,整个第二篇似乎远不如第一篇规划得仔细,而且它确乎有一些严重的错误,以至于阻塞了任何连贯的读解(我后来得知:当海德格尔被提名为终身教职的候选人时,他只提交了第一篇以供发表,但是教育部认为它“不够”。为了换取终身教职,他同意发表仓促完成的第二篇)。

① being-in-the-world 是本书的正标题,也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术语之一。海德格尔独特的构词法使得将这个复合词既简洁又准确地译成中文变得很困难。除了在不个别地方会为了行文的顺便做适当变通(即按照字面意思对译为“存在于一此一世界”)之外,本译文主要采取了“在世”的译法,它基本可以涵括“存在于一此一世界”的意思。国内的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已有多年的,读者应会记得这个简洁的译法中包含的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此”的含义,即其“向来我属”和“当下各是”的特征(德雷福斯教授在本书第十四章的末尾,也曾给 being-in-the-world 中的 the 加斜体以示强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把 being-in-the-world 译为“在世”是不合适的),以及连字符所串联起来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同时,读者也应会对“在世”这个中文词语把“being-in-the-world”这个故意被陌生化了的生造词亲熟化给恰当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所带来的危险保持警惕。在此,译者对张祥龙教授和应奇教授为此译法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译者注

最后,得益于我以前的两个学生,这本书已经变得和我原来计划的有点不一样了。简·鲁宾(Jane Rubin)——那时他在伯克利分校讲授关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课程——同意了与我合作撰写一篇关于克尔凯郭尔对早期海德格尔的影响的文章。大约同时,伯克利分校开始实行学期制,那时我决定把第二篇添加到我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课程中去。基于这些考虑,我变得越来越专心于搞清楚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一面,后来我们的文章发展成了这本书的附录。

就关于时间的那些非常难的章节而言,威廉·巴雷特(William Blattner)拯救了我。本科期间,他在伯克利分校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然后他与约翰·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在匹兹堡一起撰写了关于康德和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的博士论文。他对《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的阐述精确地指明并纠正了海德格尔的混乱之处,甚至讲通了那些最难的段落。若将来巴雷特的著作出版,那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来说,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可以被看作是对本评论的完善。

促使我对那些抄本进行彻底修订的另一件事是海德格尔的讲座课程在他死后得以出版,其中包括那些稍早于和稍晚于《存在与时间》出版的那些讲座课程。《时间概念的历史》(1925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7年)和《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1928年)使得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杰作有了大量的新认识。在这些讲座中,《存在与时间》中许多不可理解的段落都以清晰和简单的词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这些新的出版物也证实了约翰·豪格兰德和我在1978年就已做出的一个假设:《存在与时间》可以理解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系统性批判,虽然胡塞尔及其基本概念“意向性”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基本问题》的出版——它显然担负着“更加彻底地解释意向性和超越性……的任务”——似乎是对我们的路数的证实。它也证明我对《存在与时间》中对意向性的非心灵主义的处理方式的强调是正当的。由于约翰·塞尔(John Searle)持续提出友好的异议,这种强调在我的评论中已经凸显了出来。

当《存在与时间》在 1927 年出版时，它立即被确认为一部杰作。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海德格尔从未对这个文本做过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虽然在接下来的 14 次再版的过程中他的确在格式上做过些小小的改变。他还保留有此书的几个复本，在其中做了笔记，来纠正那些已经或可能被误解的段落，并从他后期思想的视角来批判这本书的一些实质性观点（海德格尔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两个时期：大约 1930 年之前的作品和 1930 年以后写的作品）。

本书中出自《存在与时间》的引文的后面有两套页码编号：第一套（在圆括号之中）标示的是英译本的标准页码，第二套（在方括号之中）标示的是德文版的标准页码。当我引用海德格尔的旁注的时候，我在方括号中标引《全集》版中《存在与时间》的页码。

《存在与时间》出了名的难译。海德格尔决意避免已被固化于传统哲学术语之中的被误解的本体论，但是他也确信：流俗的语言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引起误解的，而且已经为哲学做出了贡献又反过来被哲学给败坏了。因此，他构造了一些他自己的术语。海德格尔的译者们努力去克服这一困难，且各自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马克奎利-罗宾逊（Macquarrie-Robinson）的译本中——它是唯一的一个英文译本^①——海德格尔平淡无奇的表达通常都被很好地翻译过来了，但是许多术语都被翻译成了这样的英文词语：它们或者缺少海德格尔用来使其要点得以被理解的那些含义，或者更糟的是包含了海德格尔正试图避开的那些含义。在某些情形下，三卷出自《存在与时间》时期的讲座稿^②的译者们提供过更好的术语，但是当人们需要从

① 琼·斯坦博（Joan Stambaugh）所翻译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二个英文版本出版于 1996 年。这个译本含有海德格尔写在他的《存在与时间》的复本上的旁注。——译者注

② 经德雷福斯教授确证，这三卷讲座稿就是前文提及的《时间概念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现象学的基本问题》（*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Logic*）。——译者注

全部四个文本中汇集引文的时候，他们各异的想法只是进一步把事情给复杂化了。

面对这些困难，并希望最终为每一个德文术语减少而不是增加已有的英语变体的数量，约翰·豪格兰德，威廉·巴雷特和我试图把我们的术语标准化。我努力坚持这种一致性，虽然在某些语境中我感到不得不独自闯出新路。因而，在下面的标准翻译的修正清单中，偶尔有对“我”(I)这个词的使用。

Augenblick 字面上意指“眼睛的一瞥”。它是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眨眼之间”——在其中“我们将会被改变”——的转译。克尔凯郭尔把译作“the moment”的 Oieblik 用作一个专门术语；既然海德格尔是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取得他的用法的，那么我将不把 Augenblick 译为“视觉瞬间”(the moment of vision)，而是简单地译为“瞬间”(the moment)。

Ausrichtung 可以意指“方向性”(directionality)，但在上下文中将其译为“定向”(orientation)似乎更恰当。

Befindlichkeit 不是一个通常的德语词，而是根据习语构造出来的。在第十章中，我会解释为什么标准的翻译“心境”(state of mind)易引起误解，以及为什么在经过了許多讨论之后而且不是带着很大的热情，我们选择了“现身情态”(affectedness)。

begegnen 意味着“遭遇”(to encounter)。按照海德格尔对这个词的用法，是指事物遭遇我们，但是在标准的翻译中，是我们遭遇事物。在大多数情形下，“事物对我们显现(show up)”捕捉住了海德格尔的意思。

durchsichtig, 如果被译为“通透的”(transparent)，可以被看作是意味着“不可见的、无形的”(invisible)；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它总是意味着“清楚的”(clear)或“明晰可见的”(perspicuous)，而这也就是我所采取的译法。

Ent-fernung 是海德格尔所构造的另外一个术语，这一次采取了对用来表示“距离”(distance)的平常词语进行拆分的方式。标准的译法 de-severance (去—隔断)有着不必要的怪异。通过采取 XI Entfernung 的规范译法 distance 并把它书写为 dis-stance, 海德格尔的文字游戏可以精确地得到把握。对此的一个说明, 参见第七章。

Ganzheit 可以翻译为“总体”(totality), 但是通过把它译为 whole (整体), 海德格尔的整体主义被更好地捕捉到了(参见第四章)。

innerweltlich 译为 intraworldly 通常比 within-the-world (世界之内的、世内的)更简化。我在其各自最适合的地方使用这两个术语。

把 das Man 这个术语译为 the They (他们)是会引起误解的, 因为它暗示着: 我们不是 das Man 的一部分。出于在第八章开头给出的详细理由, 我选择了 the one (常人)。

Rede 字面上意味着 talk (讲话), 但是对于海德格尔在这个术语之中涵盖的东西而言, discourse (论说)太形式化和语言学化了。出于在第十二章中给出的理由, 我使用 telling (话语、言谈)。

Sein 将译作 being (字母 b 小写)。存在 (being) 是“存在者基于它之上而已被领会的东西”。存在不是一个实体、一个过程、一个事件 (event), 或我们通常碰上的任何东西, 而是存在者的一个根本性方面, 即它们的可理解性 (参见第一章)。存在有两种基本的方式: 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Dasein)^①, 以及非人的存在。后者分成两类: Zuhandenheit 和 Vorhandenheit。按照标准译法, 两者分别译为 readiness-to-hand (备用状态) 和 presence-at-hand (在手边在场)。为了传达出海德格尔所分辨出的这两种可理解性样式的意义, 我们选择了 availableness (上手状态) 和 occurrentness (现成在手

^① Dasein 一词有多种中文译法, 本译文采取“此在”的译法, 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因为《存在与时间》目前唯一正式出版的中译本就采取了此译法。——译者注

状态)。具有这些存在方式的存在者被称作 available(上手的)和 occurrent(现成在手的)。

海德格尔所使用的 sein bei 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 being-alongside(在旁边存在),而是 being-amidst(寓而存在)。

标准的译法把 ein Seiendes(一个存在者)译为 an entity。然而,当海德格尔在描述日常环境的时候,使用 a being 更可取。但在抽象的哲学语境中和“a being”可能与“being”相混淆的地方,我保留了 an entity。

Seinkönnen 的标准译法 potentiality-for-being(存在的潜能)既笨拙又易引起误解,因为 können 意指一种实践知识(know-how),而不只是一种潜能。我们使用 ability-to-be(能在)。

Sinn 通常译作 meaning(含义),但是这使得像“存在的含义”这样的短语听起来太过定义化了。我们使用 sense(意义)。 xii

unheimlich,通常译作“uncanny”(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异常的),它意在唤起对人所拥有的那种在世界之中“不在家”的感觉的注意。为此,我们建议用 unsettled(无家可归的)。

在标准的翻译中,ursprünglich 总是被译作 primordial(源始的)。当海德格尔提及更加靠近源泉的“更加源始的”含义的时候,这个译法是恰当的。不过,当 ursprünglich 用来意指源泉的存在(being)的时候,我把它译作 originary(原初的)。

Seinsverfassung 和 Grundverfassung 之中的 verfassung 通常译作 constitution”(构造),但这是一个胡塞尔式的术语,因而在这个语境之中是易引起误解的。我们偏向于 makeup(建构)。

vorlaufen 的标准译法“anticipating”(预期)听起来太过意向主义,而且它具有期待某物的内涵。像诸如 toward-which(何所用)这样的其他非意向主义的观念一样,我们需要一个专门术语,并且简单地使用字面上的译法 forerun(先行)。

Weltlichkeit 这个德语词字面上意味着 worldliness(世界之为世

界),而非 *worldhood*(世界性)。世界之为世界被理解为世界的存在方式,它与(作为与精神相对立的一种生活方式的) *worldliness* 的平常意义(俗世)绝无关系。

Woraufhin 是一个重要而难解的专门术语。在标准的翻译中,它被译作 *the upon-which*(在其上),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译法。它指的是事物以之为基础而可理解的背景,或事物据之而可理解的背景的结构。我根据语境把它译为 *that in terms of which*(据之)或 *that on the basis of which*(以之为基础)。

zunächst und zumeist 是一个常见的成对使用的短语,就像“*by and large*”(大体上)。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 *primarily and usually*(首先而通常地)。

Zusammenhang 可以译为 *context*(环境、语境、背景),但是译为 *nexus*(脉络)歧义更少。

xiii 在引用《存在与时间》和诸讲座的时候,我尽量始终如一地使用上面的术语。当我看到另一种方式能够突显海德格尔所试图表明的要点的时候,我也会毫无顾忌地修改标准的译法。除了通过斜体字(本书以黑体字表示)来强调一个术语或短语与我的论证之间的关系之外,在大多数情形下我把海德格尔自己的斜体字(本书以黑体字表示)全部或部分地删除了。通常,斜体字在德文中比在英文中使用得更加随意;而且,海德格尔的斜体字(本书以黑体字表示)通常要置于前后几页的语境之中才讲得通。

在那些以德文或英文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的人当中,大多数人起初都对其怪异的新颖语言感到泄气,但是在经过了将他所说的东西转换成较为熟悉的词语这样一个阶段之后,他们渐渐感受到:海德格尔的词汇是严格的、启迪性的,对于谈论他想绽露的现象来说,甚至是必需的。如果,借助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读者们看到了世界现象——它太过明显,以至于已经被忽略 2500 年了——并学会了思考和谈论在它之中的存在,那么《存在与时间》和这部评论的任务就算

完成了。

致谢

在过去的 20 年中,从有助于我理解《存在与时间》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和助教那里,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恩惠。富有才华的助教团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凭他们自己的能力现在成了活跃的海德格尔学者——包括查尔斯·基尼翁(Charles Guignon)、卡萝·怀特(Carol White)、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卡尔宾·柯林斯(Corbin Collins)、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和查尔斯·斯皮诺萨(Charles Spinosa)。虽然下文中存在着他们当中有人多年来一直试图劝我放弃的想法,但是这本书是我的,同样也是他们的。

约翰·豪格兰德自成一类。作为我的学生,然后是助教、合作者,最后是同事,他对这部评论的影响无处不在。虽然对于第二篇中作为存在主义者的海德格尔我们的意见几乎完全相左,而且也许会强调第一篇的不同方面,但是我在此端呈出来的许多基本想法都是在我们 20 年来对于海德格尔的热烈讨论中锤炼出来的。

通过尖锐且创造性地批评我的抄本的各个版本,在其他大学的以前的学生和同事们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来自多罗西娅·弗雷德(Dorothea Frede)、威廉·巴雷特、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约瑟夫·劳希(Joseph Rouse)、皮欧特·霍夫曼(Piotr Hoffman)和兰达尔·哈瓦斯(Randall Havas)的详尽异议和建议,尤其令人苦恼却有价值。他们使得这本书的出版延迟了几年,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接下来的内容将会是更难以理解的,而且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帮助将会更少。

XIV

感谢丹尼斯·丹尼森(Denise Dennison)、大卫·布莱克(David Blake)和安德鲁·克洛斯(Andrew Cross)在格式方面所提供的详尽和有益的建议。特别感激我热诚的编辑劳瑞·科恩(Larry Cohen),